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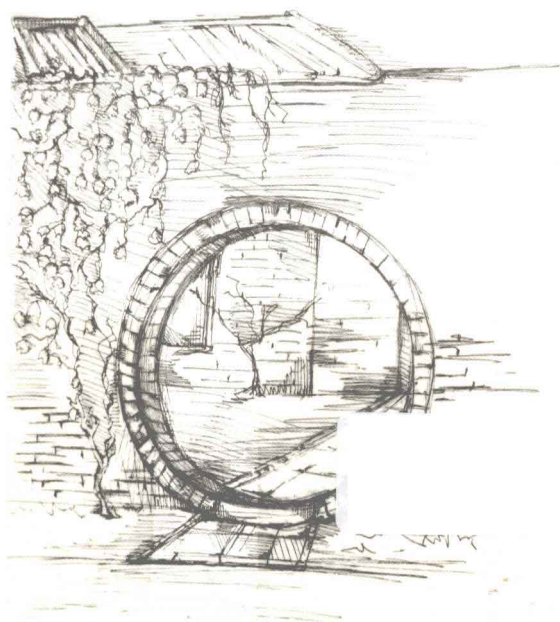
Through The Moon Door

穿过月洞门

一个美国女摄影师眼中的老北京

「美」多萝西·格雷◎著

龙薇◎译 肖建荣◎审校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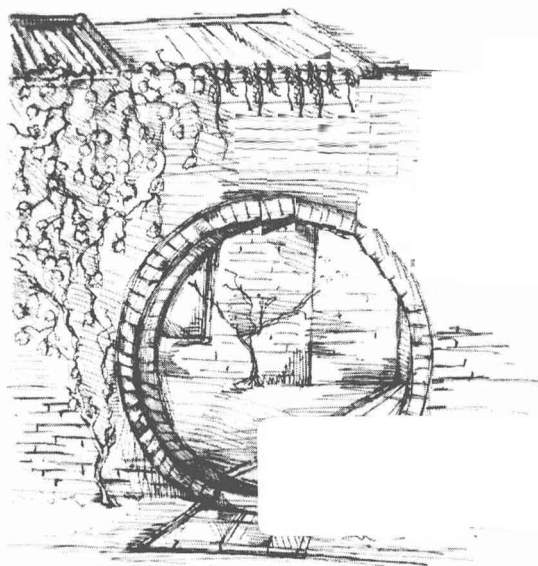
Through The Moon Door

穿过月洞门

一个美国女摄影师眼中的老北京

「美」多萝西·格雷◎著

龙薇◎译 肖建荣◎审校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月洞门: 一个美国女摄影师眼中的老北京 /
(美) 格雷 (Graham, D.) 著; 龙薇译.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10
书名原文: Through The Moon Door
ISBN 978-7-5155-0606-7

I. ①穿. II. ①格. ②龙. III. ①社会生活—史料—北京市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22348 号

穿过月洞门

作 者	多萝西·格雷
责任编辑	欧阳云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978-7-5155-0606-7
定 价	32.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海上	/ 1
第二章	两栋房子和一个大结局	/ 13
第三章	北京贵族	/ 23
第四章	穿过月洞门	/ 33
第五章	集市	/ 39
第六章	罗汉	/ 49
第七章	客人	/ 57
第八章	两个手拉手的人	/ 67
第九章	紫禁城	/ 77
第十章	慈禧的海上宫殿	/ 85
第十一章	中国人的院落	/ 95
第十二章	庙宇里的天堂	/ 107
第十三章	穿两件夹袄的天气	/ 115
第十四章	香灰	/ 125
第十五章	北京的夜晚	/ 135
第十六章	生命的轮回	/ 149
第十七章	月亮花	/ 159
第十八章	黄袍和尚	/ 169
第十九章	盛会	/ 177
第二十章	除旧布新	/ 189

第二十一章	正月的第一天	/ 201
第二十二章	旋转的驱鬼之舞	/ 213
第二十三章	春天	/ 227
第二十四章	彩云仙子	/ 239
第二十五章	宽容	/ 249
第二十六章	四月牧歌	/ 255
第二十七章	皇帝的山谷	/ 263
第二十八章	长城	/ 271
第二十九章	张家口和“第一传教士”	/ 279
第三十章	跑马场的赛会	/ 289
第三十一章	西山	/ 297
第三十二章	走过月洞门	/ 307
译 后 记		/ 313

| 第一章 中国海上 |

北京，又名顺天府，是顺应天意的意思，位于上海以北约一千英里处。那里，寺庙里供奉着奇异的神像，花园里弥散着上了清漆的琵琶演奏出的柔美音乐，宫殿里陈列着古香古色的珍奇异宝，这是历代皇帝们建造的高墙环绕的圣地。这个沉睡了千百年的历朝古都，现在已带上了西方强国入侵后的隐隐伤痛。正如当年被显赫和神奇的传说吸引来此的马可·波罗，我们也深深迷恋上了旅行者们讲述的有关这里的种种传奇。我们向着北京进发，那是一个神奇的地域，李太白的诗中曾写道，人们祈求日落之梦沉入石中^①，想必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了。

① 译注：原文为men called down the dreams of sunset into stone. 疑为李白《长相思》其中“梦魂不到关山难”句。

在上海的码头上，刺耳的喧嚣声不绝于耳。我们的汽车在向着四面八方行进的人流中费力地前行，过了一会儿，汽车猛地刹住了。紧接着，我看见许多双大手用力抓住那些行李，猛地把它们从行李架上推到一个踏板上，然后搬进一艘小轮船里。

刚开始时，我觉得十分惶恐，后来一想到我们要乘着这样一艘简陋无比的小船，在波涛汹涌的中国海上度过三天时，心里就涌起了许多的不情愿。我们的周围还停靠着好几艘黄色的多甲板式江轮，它的船舱好像是柚木制成的，可以在长江里慢吞吞地行驶。令人欣慰的是，较之那些平底的江轮，我们的船已装载到了吃水线的位置，因此会比较稳当。

上海附近的铁路被入侵的军队破坏了，既然我们下定决心要去北京，那只有这唯一的途径。我忐忑不安地跟着丈夫来到踏板前问道：“吉姆，这些船都这么小吗？”他肯定地答复了我。

上船后，我发现我们并不是唯一的乘客。一位矮小精干的神父，要赶回他的教会去；一位普普通通的法国游客，有一条木头假腿，一副轻浮的样子；一位印度人，陪同他的是一个信仰锡克教的佣人，严实地裹着头巾。似乎全上海的印度帕西人^①侨民都跑到船上来加速它启程来了；他们挤在船上的餐厅里，使劲地吹着风扇，大口地喝着柠檬汁，对鸣锣声和广播无动于衷。广播里的人用带着伦敦腔的英语说：“餐厅的人请上岸！怎么回事，叫你们上岸呢！”

船长在甲板上走来走去，调整着挂在肩上的望远镜带子。

“可以启航了吗？”他突然急切地向岸上问道。“我们在一

① 译注：帕西人是生活在印度的拜火教徒，大部分是波斯后裔。

条糟糕的航线上。真倒霉。都怪船上有一个神父。神父们总是带来麻烦事儿！”

我们追问船长确切的消息，他搪塞不过，只得老实说，在长江口处，还有一些过境台风的残余在等着我们。

“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台风。”他反复强调着，向我们解释。

“这艘船可是乘风破浪的好手，你们还能指望什么呢？难不成是一个红头发的大副？一个红头发的轮机师？我倒想看看台风是怎么击垮这个红头发组合的！我们下海前，一定要吃块牛排，喝杯麦芽酒。”

随后，船长跨上台阶，来到了舰桥上，敲响了指示器上的钟，示意开船，不一会儿功夫，我们的船就从码头驶出去了。

一艘从浦东出发的轮渡船飞快地驶出我们的视野，而下游的一艘小舢板上，一个船夫拼命地摇着橹，艰难地逆水而行。一艘法国军舰在清风中逐渐靠近我们，船上隐约有一些马赛人的身影。

此时，外滩的全景逐渐从我们眼前淡去，仿佛手中溜走的一条丝带，越飘越远。黄浦江变得汹涌起来。我们一路顺水而下，途经岸边的码头，各式的货船、干船坞以及铸造厂，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绿色之中。在阳光下，目之所及尽是明亮的绿色，那是大片与湍急的江水齐平的稻田。满眼的绿色里，间或点缀着一座茅屋或是一只水牛，还有一些贫苦的渔民，他们紧拽着渔网，好像巨蟹一般将章鱼触角似的渔网拉离水面。

各式各样的船乱纷纷地行进着，努力赶在起风前到达目的地。其中有些船尾高耸的大帆船，挂着黄褐色的船帆，船艏大都

画着眼睛，活灵活现的，仿佛是正在寻找新大陆的商船。而其他的船只，则大多用粗竹竿做桅杆，张着打着补丁的破船帆，显得破烂不堪，船上由老人掌舵，仿佛是要去赴死神的宴会。

傍晚时分，江面变得开阔起来，我们已经由黄浦江驶入了长江。这时，江面上掠过一阵凉风，激荡的江水中夹杂着黄沙，闪烁着点点蓝紫色的光。橙红色的天空中，夕阳流淌着金色的霞光，迎着落日，船帆尽情地舒展着。风势越来越强，最后一只舢板努力对抗着狂风，准备入港。

船长的预感没有错，一股猛烈的飓风从海上吹来。通道里涌入了各种海草和水藻，一不小心就会把人绊倒。后来把它们统统弄到了小船里，它们在那儿还兀自翻来滚去的。波浪冲刷着甲板，拍打着舱门。那帮法国的游客坐在餐厅的一角，仍然兴奋地玩着桥牌，大声地叫牌。一个看上去傻乎乎的家伙始终喋喋不休地说他不想这么叫牌，怎么看，都该轮到他出牌了。

“看我没有王牌，是吧？”他突然摊开手掌，愤怒地叫起来。正在这时，船只猛然倾斜了，牌散落了一地。

特等舱里，隔间的玻璃瓶中的水喷溅出来，煤油灯也倾斜到了危险的角度。目前看来，将船驶回泊位，固定在那里才是明智之举。扭曲变形的甲板及舵轮发出的尖锐的摩擦声令我们彻夜难眠，心惊胆战地挨过了一夜。就这样，船在漆黑的大海上，踉踉跄跄地航行了一整夜，第二天一整天，它都在惊涛骇浪中艰难爬行。

威海卫是我们抵达的第一个港口。沿岸是连绵起伏的山脉，暮霭中望去，微微地泛着青紫色，水面上也笼罩着一层雾气。突然，船绕过一个突出的岬角，我们便置身于温暖明媚的

阳光下，周围的景色也变得清晰可见。船向着港口驶去。这里现在是英国海军的军港，有不少的战舰在这里抛锚停泊。从宁静的水面上望过去，岸上坐落着一个小镇，干净整洁得像是在英国本土。

驳船靠着我们的船停泊，以便将大船上运来的粮食卸过去。在一片腾起的白色粉尘里，装卸工不停地搬运着。耳边传来他们扛起货物时发出的号子，像一首独特的抑扬顿挫的歌曲，节奏富于变化，高扬时如怒涛冲天，低沉处似女子浅唱。搬运工每从肩膀上卸下一个袋子，就把一根小木棍递给记账的师傅，当后者手里集够了十根小木棍时，便把它们放入一个像雨伞架一样的架子的空格里，用这种方法计算报酬。

我们的船又开始向北进发了，水面比起以前也平静多了，也许是因为牧师下船了吧。

吸烟室小得只能容下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和一把靠椅，那位印度的绅士没完没了地睡着午觉，偶尔睁开眼睛向四周警惕地扫上两眼。显然这里已容不下其他人了，我们只得在甲板上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这个角落靠近船尾的厨房，于是，不请自来的我们就悠哉地观看着准备午餐的过程。从铁笼中拎出来的一只鸡被厨师带到吸烟室的屋顶上杀死并拔了毛；一个小伙计踮着脚蹲在一旁，一会儿清洗胡萝卜，一会儿摆弄一串生锈的钥匙，而那个没有结霜的冰箱里，杂乱地堆着装有冷拼菜的容器。当我看到厨师把他的鞋子扔到一个同样的容器里时，我连忙转过身去，不忍再看第二眼了。

远处烟台港里的灯火，如同夜空中的点点繁星，点缀着漆黑

的夜晚。夜空中的星座倒映在宁静的水面上，熠熠生辉。不时有其他船上的灯光照过来，越来越亮，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知道有船在悄悄地靠近我们，船的速度很快，而且连续不断地驶来，仿佛是从冥河上驶来的舰队，让人不寒而栗。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喧闹声，驳船互相挤撞着，丝毫不顾及翻船的危险，疯狂地靠向我们的船只。尽管船还在行驶中，船上统舱中的乘客已迫不及待地冲着那些摆渡船挥动着他们的包袱，等行李包袱全都扔下去之后，男人们也跟着跳了下去，而那些婴儿、孩子和妇女们，则被托着后脖颈递下船去。由于被胡乱地堆作了一堆，她们一边扭动着身体，一边尖声抗议着。

与此同时，一大群亢奋的搬运工咒骂着、推搡着，毫不畏惧地爬到了我们的甲板上，仿佛是一群海盗。瞬间，船就被蜂拥而至的搬运工们占领了。实际上，这种载重几千吨的近海船只时常会遭到伪装成乘客从港口登船的海盗们的打劫，一旦到了海上，他们就亮出武器威胁船员，并将船长捆绑起来，勒令船只驶往他们想去的地方。到达目的地后，他们就带着抢夺来的财物和乘客们的细软以及那些碰巧被他们看上的货物，下船逃走了。

今晚登船的这些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平头百姓。每年，数以千计的人离开山东——一个贫困且人口众多、生活艰难的地方，前往其他省份寻找活路。他们疯狂地寻找着机会，拼命地与命运抗争着，只是为自己找寻一条活路。

第二天，船驶入了渤海湾。浩瀚无垠的灰绿色水面，尽收眼底，给人一种置身于黄昏的海上的错觉。几艘渔船连缀成一行，在遥远的天际漂浮着。不知何时出现的一群野鸭，划过灰蒙蒙的

天空。偶尔也有几只小鸟来到甲板上，搜寻着残留的面包渣。

我们结识了一位领航员，他带我们去了塘沽的酒吧，因为那一整晚，我们的船都得等候涨潮以便越过沙床，驶进河道，奔赴天津——也就是北京的港口。我们那艘船停泊在一处黄褐色的平地边，不远处有些零星的土坯小屋，孤零零地蜷缩在苍穹之下，更远处是广阔的盐田。一股刺鼻的气味从附近的村落里飘散过来，大概是烤海贝的气味。

沿河而上，时不时会碰上一些张着帆行驶的渔船，它们悄无声息地航行着，仿佛一支幽灵舰队。甲板上冒着几缕炊烟，男人们在分拣打捞上来的水产，有螃蟹、牡蛎，还有河蚌；而一旁的女人们也不闲着，她们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手脚麻利地干活，以便早干完早回家。

在无尽的灰暗中，西边的天空闪现出一道耀眼的黄光，继而燃烧成一团火焰，不一会儿便烟消云散了。此时，漆黑的夜幕笼罩了整个水面。远处的河岸消失在夜幕中，时不时从那个方向传来一阵高亢悦耳的笛声。

我们终于熬到了航程的第五天，驶入了海河。轮船所到之处，激起的波浪漫过了整齐的菜畦，淹过了斜种的柳树。有的地方还种着高粱——一种在中国常见的作物，人们把它在屋顶上摊开，晾晒到黄得发红的程度。墙根下，还规规矩矩地栽种着笔直的向日葵。田间的路上，一群轿夫抬着一顶大红色的轿子，急匆匆地赶路。我们的船缓缓靠近了人群川流不息的码头。天津到了。

我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没有太感受到战争的存在。只知道奉天府的军阀张作霖已经开始进攻了，而北京的军阀吴佩孚，

同时也是北洋政府的拥趸，不得不迎战^①，以保住他岌岌可危的地位。一般人只能听到各种流言和传闻。报纸也大都不思进取，只刊登五到十天前的特别通告，即便是评论，也大都模棱两可，语焉不详。而我们到了天津火车站之后，顿时就感到了剑拔弩张的战争气息。

“十点半的火车啊？”站长沉思后问道，随后，他接着说：“这趟车昨天是下午五点到的，但今天整条线上还没有听到任何跟它有关的消息。”

吉姆下到货舱去之后，我才得知这条消息。货舱里，腾起一阵白色的粉尘，我们看到了堆积如山的货物，仔细分辨后，我们发现货物里有生了锈的黄铜床，嵌了杂色大理石的雕花家具，还有画着龙的瓷罐……吉姆使尽浑身解数，终于把我们的十七件行李拽了出来，把它们堆在一辆敞篷马车上，然后我们就像蜗牛一样慢腾腾地在城市中行进着。

后来，站在桥头上的一位衣着破旧的中国警察实在看不过去了，于是他拦住了一队驴车，让我们先通过了。

从早上一直到午后，我们焦灼地等候着，漫长的时间里，我们有幸领略到一支军队集合的场景。太阳下，数不清的火车等候着马匹和军队上车，然后向北方驶去。有些人漠然地看着我们，他们是被强行征用的贫民，被迫放弃了生计，穿上不合身的制服，被赶到战场去。其中甚至有十二三岁的男孩和佝偻着身子、疲惫不堪的老者。他们既不唱歌，也不交谈，只是一动不动地呆坐着，传来一支烟，他们就吸上一口，再传给其他人，依旧是面

① 译注：作者所说应是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9月至10月）期间。

无表情。

还有些罩着土黄色顶棚的汽车，车上挤满了受过训的士兵。他们佩戴着金黄色的穗带和大红色的绶带。甚至连微不足道的小军官也佩戴着闪闪发光的金星，足以让其他部队的将领都羡慕不已。然而，他们却一样地面无表情，既没有对正义的坚定信仰，也没有对希望的满怀热忱，甚至连野蛮残酷的战争，也丝毫勾不起他们的兴趣。没有什么能触动得了他们，他们只是一群雇佣兵，每打一次，就能够挣到大约两块五的墨西哥鹰洋^①。

一队汽车后面挂着一个火车头，在颠簸中行进着。向车队望去，车上载着士兵、弹药箱、枪口朝天的步枪、耷拉着的红白相间的旗子、马匹，还有驯良的骆驼，这是吴佩孚的军队，正在向山海关进发。

不一会儿，有一列政府的火车呼啸着进站了。不知从哪里跑来十来个士兵，匆忙地站成一列，笨拙地举枪致敬，同时笨手笨脚地往枪上装着刺刀。旁边站着一个佩戴着勇敢奖章的法国士兵，鄙夷地看着这慌乱的场景。

透过列车最后一节的大窗户，我们看见一位将军端坐在车厢里，一个幕僚坐在桌边，显然是在记录前方的战报，他悬空捉着一支毛笔，沉思着，不时记下一些文字。

一些参谋们面带谄媚的笑容从车内走出，而当地的文官们，成群地聚在车门那里，他们都穿着淡紫色和灰色的绸子衬衣，外面套着浆得硬挺的织锦上衣，精心剃过的头上戴着黑色的便帽。

① 译注：墨西哥鹰洋，指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使用的新铸币，从1823年开始铸造，晚清民国年间大量输入中国。

他们一边扇着扇子，一边寒暄着，弯腰鞠躬时，下垂的胡子便陡然颤动起来。仪式正在进行时，一个头戴白帽的厨师泰然自若地从车上走了下来，混进了这些达官贵人的队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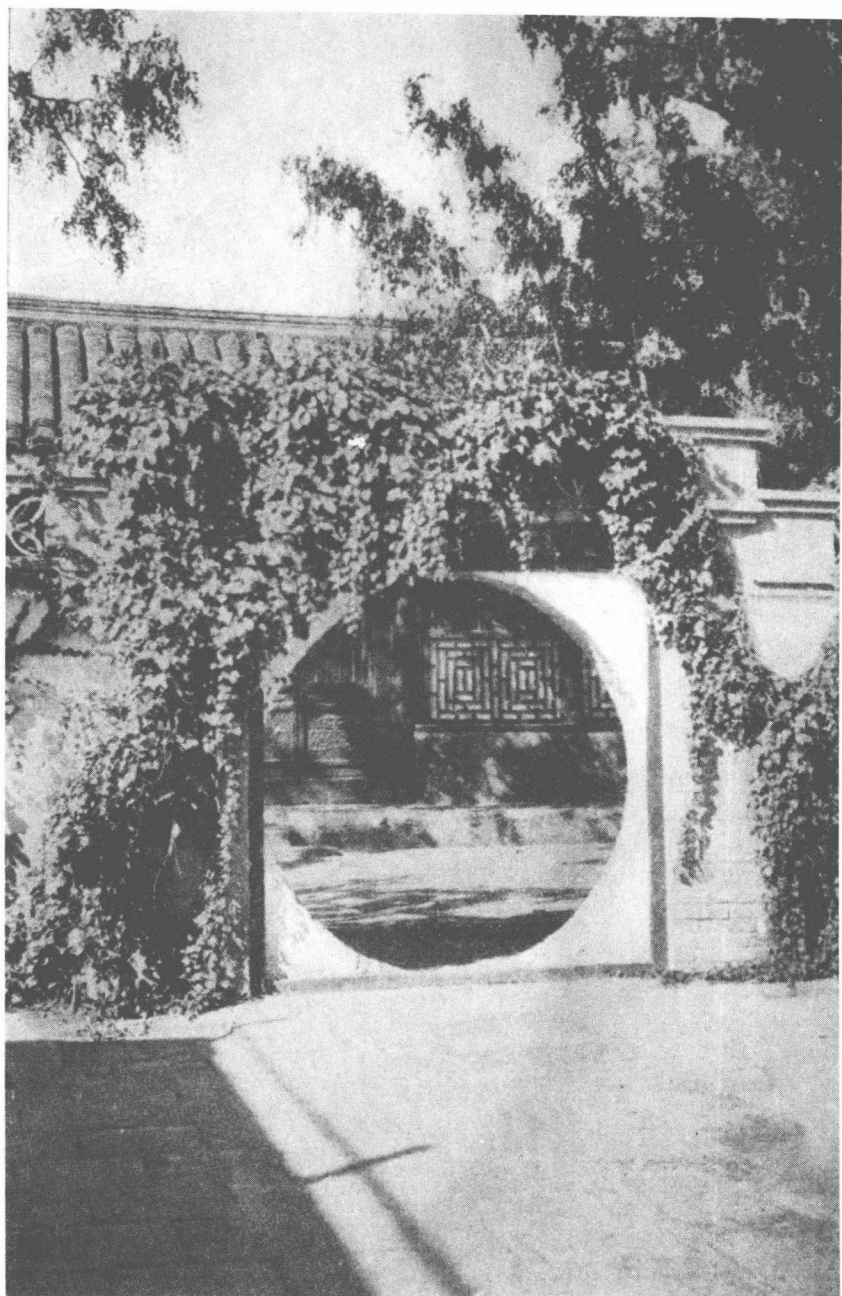
眼看到了下午，我们等的那一列火车终于挪进了车站，刹那间，我们欣喜若狂，丝毫不在乎它已经晚点多时。我们上了车，找了个小车厢坐下，向着北京进发了。

两个小时后，在离开天津才大约半英里左右的地方，我们的列车就停车等待了，停在一个很大的墓地旁。在中国，风水先生通过占卜，决定一个人下葬的时辰，并根据周围的环境、气流、水流等，选定入土为安之地。于是，过世的人也许会葬在很遥远的地方，也许会葬在和邻居家分界的田埂上。风水术倒量为那些安息的人找到了永恒的住所，可实际上，高高隆起的坟堆上是无法种植庄稼的，这严重影响了土地所有者的收成。

后来，那些汽车超过了我们。车上是吴佩孚的动物，大多是棕熊和猴子，它们居然也加入了军队，可能是用来检测毒气，或是探测敌人战壕里的铁丝网是否通电，而我们则必须要为它们让路。

我们终于得以继续前行了。这里距离首都北京大约九十英里，原本三小时便可到达，结果却用了十个小时。经过漫长乏味的等待后，北京总算出现了。黄昏中，我们的列车穿过贫瘠的土地，经过了波光粼粼倒映着树影的河流。一阵凛冽刺骨的寒风，掠过大地。几团低云瞬间就被吹散了，从云层的缝隙中，紫灰色的西山依稀可见。

人们说，西山的那边，便是天堂。



穿过月洞门

